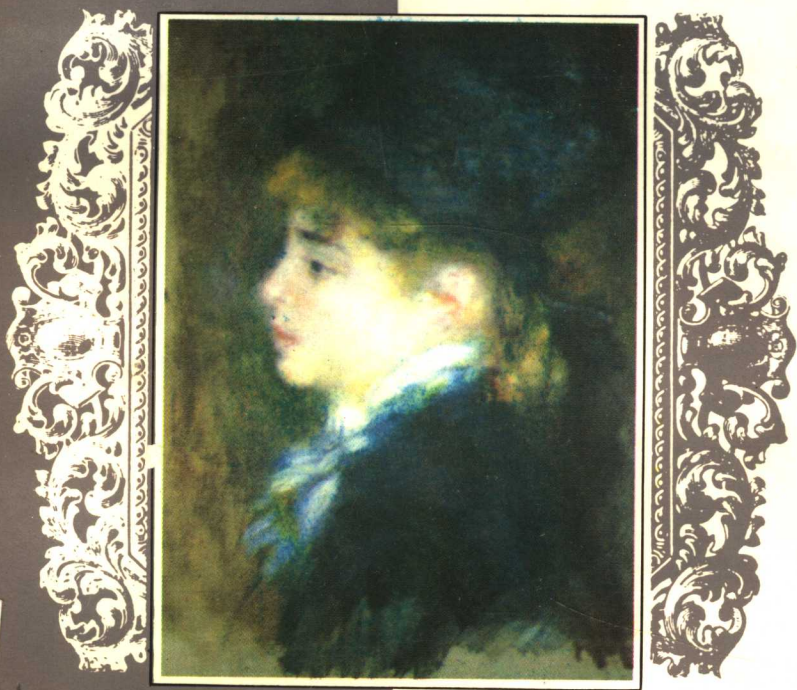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

温泉

〔法〕莫泊桑著



FAMOUS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青海人民出版社

温 泉

[法] 莫泊桑 著
王运富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李 燃
装帧设计:郭天民

温 泉

[法]莫泊桑 著

王运富 译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22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01—20,000 册

ISBN 7-225-01174-X/I·262

定价:14.25 元

第一章

一些习惯起早床后就去洗沐的人，走出了浴室，或是两人并行，或是单独一个人从大树下，沿着一条从安华尔的山洞里流出来的清溪作悠闲的散步。

有人从安华尔镇赶来，匆匆地进了浴室。这是一座庞大的建筑，最下面一层专作温泉治疗，二楼是娱乐厅、咖啡室和台球间。

打从潘恩菲医生在安华尔山谷底发现了这股泉水——他命名为潘恩菲温泉——以来，当地和附近的几个地主们，那些谨小慎微的投机者，就算计好了，在沃维尔尼省的这个风景绝佳的山谷中心，建一所多项用途的宾馆，既可治疗又可娱乐，宾馆最下面出售矿泉水，淋浴和盆浴，上层呢，甜烧酒、啤酒和歌舞，环境虽处荒野之中，却使人心旷神怡，遍地是高高的栗树和核桃树。

为了营造一个在任何温泉城市中心不可少的风景区，沿着那条小溪圈了一块低洼地；在洼地里修了三条小路，其中一条几乎笔直，另外两条则弯弯曲曲，在第一条路尽头外，引出一道由泉水源头上分过来的小支流，从一个水泥槽里涌上来，水槽上面盖有茅草棚，一个被大家亲昵地称呼做玛丽的、神情冷漠的女人管理着。这个冷淡的沃维尔尼女人戴着一顶永远雪白的小帽，全身被一条掩住工作服的也永远很洁净的大围裙罩盖，每当看见有浴客从小路上向她走来，她就慢慢地站起，待认清楚了那个人，随即在活动门玻璃小柜子里拣出那个人的玻璃杯，再用一只长柄小锌瓢缓缓地将杯子盛满泉水。

神色淡然的浴客微笑地喝完了水，交还杯子，一面向她说：“谢谢，玛丽！”随即转身走了。于是玛丽再向那把麦秸靠垫的椅子上坐下，等候下一位浴客。

洗浴的人并不多。安华尔温泉六年前才开始接待病人的，经过六年经营，来的顾客比第一年开张的时候多不了好多，总共才五十来人，多数人是为着观赏当地的风景：首先是安华尔这个小镇那令人迷醉的美，它完全被参天大树淹没，弯曲的树干如房子那样粗。其次是重峦叠嶂，历来因隘道多而出名，尤其那一段奇异的小山谷向着沃维尔尼省的大平原展开，却又突然在那道耸立着许多死火山的喷口的群山脚下终止，在一条形状狰狞险恶的裂口边终止；裂口当中满布着崩塌了的或者虽未崩塌但使人感受到险惧的岩石，有一条溪水从好些巨人样的石头顶上像瀑布样垂直落下，在每一块石头前面注成一个水洼。

这温泉也正像其他的温泉一样，是由一本宣传小册子开始，而小册子的作者就是潘恩菲医生。他首先用华词两句和感叹赞美的文体极力描摹本地似阿尔卑斯山的吸引力。他着力搜寻华美的形容词和酝酿那些叫你云里雾里的形容词。他描写各处的清幽：全都是美妙绝伦的或者明媚秀丽的风景。那些近在腿尺的散步地方，也充满着一种令艺术家和游览者心灵感奋的奇景，随即，小册子的叙述突然不须转弯抹角，直叙潘恩菲温泉的治疗功用，说温泉含有重碳酸盐，混合着钠质的和轻酸性的，并且还含钾含铁等等……对百病有效。他还列举出一些病症，归纳为：“安华尔温泉对慢性或者急性的病症特别有效”；列出一张分门别类对种种病人都具安慰力的清单。小册子的末尾，才事关日常生活，例如住宿和饮食的价目。因为安华尔镇的三家旅馆，是与这栋兼营医疗娱乐的浴室同时涌现的，即是大光明旅社，新建在那俯瞰温泉的山坡上；温泉旅社，是一所旧客店重加粉刷的；维代尔旅社，是将三

栋相连的住宅买过来再打通改建的。

除了同时涌出的三家旅馆之外，不久的一天早上，镇上又冒出了两个医生新开的诊所，谁也不清楚他们是如何来的，因为在温泉城市里，医生们都如同从泉水里冒出来的气泡儿。这两位新医生就是荷诺拉医生与拿多恩医生：第一位是沃维尔尼省人，第二位从巴黎来。一种强烈的敌视感在拿多恩医生和潘恩菲医生之间很快爆发，而荷诺拉医生，那个胡子刮得干净和衣服穿得清洁的胖子，历来保持微笑与柔和，向第一位伸着右手，同时向第二位伸着左手，和他俩的关系都维持得不错。不过潘恩菲医生却以安华尔的温泉和浴室的医务视察头衔位居首席。

头衔是他的势力，浴室则是他的所有物。他在浴室里消磨白天的光阴，也有人说他晚上也不离开。前半上午，他数十次从他那所镇边的住宅，走进他在浴室门口过道右边设立的医疗室；仿佛一只躲在网里的蜘蛛，蛰伏在那儿，窥视着来来往往的病人们，以严厉的眼光觊觎着自己的病人，以愤怒的眼光罩住另两个医生的病人。他差不多是用一种像海船船长的姿态去招呼大家，而对于新来的病人，不是使得他们微笑，就是使得他们恐怖。

这一天，他正快步走来，快得使他那件旧式方襟大礼服的两幅宽大的衣襟，飘动得像是两只翅膀；忽然听见有人喊道：“医生！”他立即停了下来。

他转过身子，他那干瘦的脸，满是发黑的皱纹，抖动着平日不大修剪的灰白胡子，显得又皱又脏。此刻他极力微笑着，并且脱下他那顶破损而又染着油污的丝光高型大礼帽致意，露出了满头的灰白头发——也即是他的对头拿多恩医生换一个字讥笑为“灰尘头发”，潘恩菲迎上一步，鞠了躬，低语道：“早安，侯爵，今天早上您可好？”

一个很注重修饰的矮个子，洛费莱侯爵，向医生伸出手，答

道：

“很好，医生，很好，至少不算坏。我始终还有点儿腰痛；不过总算是好了一些，好得多了；而且到现在我为了它还只洗了第十次温泉浴。去年我可要一直洗到第十六次才有些效果；您记得吗？”

“是呀，我记得清清楚楚。”

“不过，现在我并不是想向您说这个。我女儿今天早上来了，我之所以想先对您谈谈她的情形，因为我的女婿安泰马，维林·安泰尔马，那个银行家……”

“是的，我知道。”

“我的女婿给拿多恩医生写了一封介绍信。我呢，我只对您充满信心，所以我央求您答应先到旅社去一趟，先去一趟……您该知道……我宁肯先把事情跟您坦率地说……您现在可有时间？”

潘恩菲医生重新戴上帽子，内心感动得不安。他立刻回答：

“我有时间，马上可以去。您愿意我陪您去吗？”

“当然。”

他们立即背对浴室，沿着一条弯曲的小路向山坡上的大光明旅社走去；那旅社当初为了使旅客们眺望风景，建在山坡上。

来到二楼，他们进入一间客厅，那是同洛费莱和安泰马两家住的那些屋子相连的客厅；侯爵爷让医生独自留在客厅里，自己去找他的女儿。

须臾，他带着她转来了。这是一个金黄头发的年轻女人，身材不高大，血色不充足，但相貌很漂亮，神态像个孩子，但是那对大胆注视的蓝眼睛，洋溢着果断的顾盼，因此尽管她娇小玲珑，却使她具备刚毅而妩媚的情趣和一种不凡的个性。她并无什么大病，只觉得莫名地不舒服，多愁善感，无缘无故动辄就哭，没来由地发脾气；概括说来，多少害着贫血症。此外，她很盼望有一

个孩子，可结婚两年多了，她绝无有孕的迹象。

潘恩菲医生断定安华的温泉会有特效，他立刻开方子。

他的方子历来像一份公诉状，外貌是显得怕人的。

方子写在一大张小学生用的练习纸上面，列出一些条文，每条字数二三行不等，字体狂乱，刀刃一般凌乱的字母。

条文下面开列出许多样应当由病人在早上、中午或者晚上空腹服下的药水、药丸、药粉，密密麻麻，叫病人看了心存畏惧。

病人一看方子，仿佛在读一篇这样的东西：“据查某某先生身患某种慢性的无法治疗而且势必致命的病症，他应当服吃下列各种药品：

“第一——应当服些硫酸奎宁，这药必将使他耳聋和丧失记忆力。

“第二——应当服些溴化钾，这药必将使他大倒胃口，减弱一切机能，多生包疖和鼻子发臭；

“第三——应当服些碘化钾，这药必将使他身上的一切分泌腺，脑部的和其余的都干枯，并且在短时间内，他将变成阳痿，甚至变成一个傻子；

“第四——应当服些水杨酸钠，这药的治疗效果还不曾证实，不过病人服用以后，大概会在突然的情况下猝死。

“可以同时服点使人发痴的三氯乙醛，服点毁坏视觉的颠茄；而一切败坏血液，腐蚀器官，消耗骨骼的植物溶液和矿物混合剂，都可以多少服一点，使得不死于病的人必死于药。”

医生在那张纸的正面和反面写了好久，随后，如同一个法官签署一页死刑判决书似地签了名。

那个年轻女人坐在对面瞧着他；她几乎忍不住要大笑，她的嘴唇角儿已经有点动了。

“潘恩菲恭恭敬敬行过告别礼就走了，他一走， she 就把那张写

黑了的纸揉成一团，随后向着壁炉里一扔，终于放声大笑起来：“哦！父亲，你在哪儿发现的这一件化石？他压根儿就像是一个估衣店的商人……哦：这是你做的好事，把一个法国大革命以前的医生从土里掘出来！……唉！他真是可笑极了……脏透了……对呀……脏透了……真的，我相信他把我的笔杆儿都弄脏了……”

门开了，父女俩听见安泰马的声音：“请进去，医生！”拿多恩医生随即出现了。这位从巴黎来的医生身体笔挺而颀长，很有礼貌，看不出年纪，身上穿着漂亮的短上衣，手里拿着一顶丝光高型大礼帽——在沃韦尔尼各处温泉开业的医生都戴这种礼帽——他满脸光光地没有一点胡子，像一个在乡下消夏的演员。

侯爵呆住了，既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做什么，他的女儿正用手帕掩在嘴上，假装咳嗽的样子，使自己不至于当着这个新来的人狂笑。拿多恩医生冷静地打过招呼，依照年轻女人的一个手势坐下。安泰马跟在医生后面，详细向他说起他妻子的情形，她种种不舒服的状态，以及巴黎的医生们在诊察后的见解，未了他又说起自己对那些用专门术语解释的特殊理由的见解。

安泰马还很年轻，是犹太人，以替旁人经纪银钱为专业。他的业务范围做得很大，并且行行都精通：他随机应变的本领，理解事物的迅速和判断力的可靠常常令人惊奇。在身材方面，他过于胖了点，因为他一点也不算高；滚圆的脸，光秃的头，胖孩子的神气，肥大的手，粗短的腿，他像是过于鲜润而不十分结实，说起话来，口才相当不错。

他是用狡猾手腕娶上洛费莱侯爵的女儿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投机事业扩张到一个他无法涉足的社会里去。并且那位侯爵每年的息金收入约有三万金法郎上下，而子女一共只有两人，但是安泰马先生的家财，在他三十岁结婚的时候已经有了五六百万；而他那时的投资又能使它达到一千万或者一千二百万。洛费莱先生

优柔寡断，意志薄弱，最初他愤怒地拒绝了旁人提议的这种婚姻，觉得亲生的女儿嫁给一个以色列人，很不令人放心，但经过半年的违傲，他在种种的金钱压力之下让步了，唯一的条件，就是将来的孩子们必须信奉天主教。”

然而他们一直等不来孩子们，哪怕是一点点消息。侯爵醉心于安华尔的温泉已经两年了，这时候他想起了潘恩菲医生的小册子也曾肯定温泉能医治不孕的女人。

所以他把女儿带到安华尔来了，为了替她安顿，他的女婿也陪着她来，他女婿根据巴黎的家庭医生指导，把她托付给拿多恩医生随时诊察。所以安泰马一到安华尔就去找拿多恩医生；现在他向医生说出了自己的见解之后，只列举起他妻子身上已经证明的种种不舒服。最后他又说起自己对生孩子的失望非常痛苦

拿多恩医生待他说完后，他转过脸对年轻女人问道：

“您有话要补充么，夫人？”

她郑重地回答：

“不，一点也没有，先生。”

他接着说：

“那么，我请您脱下您的旅行外衣和贴身内衣，只罩上一件简单的白浴衣，全白的浴衣。”

她奇怪了；于是，他活泼风趣地道明他的想法：

“天呀，夫人，那是很简单的。从前，人人以为一切的病全是从血液上或器官上的某种缺点产生的，现在呢，我们在许多病例之中，尤其是在您的特别病例之中，作大概的设想：您所得的这些无从确定的不舒服现象，甚至其他好些严重的，很严重的，可以致死的疾病，都可能由一样不甚重要的器官引发的。这就意味着：在许多明显的影响下，这器官有了一种损害邻近器官的不正常生长，因而破坏了人体机能的调和，人身全部的均势，必然

造成人身机能紊乱，妨害其他一切器官的自然运转。

“所以如果胃囊有发肿现象，心脏的运动就受到牵连，它的跳动就激烈、不规则，甚至有时候断断续续，因而使人误以为是心脏病。肝脏的发炎或者某些腺体的发炎，都能造成好些扰乱，而这些扰乱常常被那些不大爱观察的医生们归罪于种种毫不相干的原因。

“因此，我们第一件应当做的事，就是要查明一个病人器官的大小以及它的位置是否都正常；因为只要有很小的小毛病就足以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因此，如果您同意的话，夫人，我就要很细心地给您诊察，并且把您各个器官的关系，大小和位置画在您的浴衣上面。”

他已经把帽子放在一张靠椅上了，轻松自在地谈着，他那张宽嘴巴张开又闭上，脸颊刮得光洁的脸蛋上形成两条很深的皱纹，这样便使他有点儿像一个神父。

安泰马神采飞扬，高声说道：“不错，不错，很有根据，这个见解，很高明，很新颖，很有现代性。”

在他嘴里，“很有现代性”这几个字，是赞美的最高峰。

年轻女人很开心了，站起来走进自己的屋子里，过了两三分钟，穿着全白的浴衣重新走出来。

医生要她仰卧在一张长躺椅上，然后从衣袋里取出一枝铅笔，那是三个笔头的，一黑，一红，一蓝，他开始对这个新客户听诊和叩诊，一面在浴衣上面画了好些颜色不同的短线条，标出各种诊察的结果。

大约一刻钟之后，她全身成了一幅地图，图上不仅有了大陆，海洋，海峡，河流，国家和城市，而且像是标出了这一切的名称，因为医生在每条分界线上写了两个或者三个只有他看得懂的拉丁字母。

他听过了安泰马夫人内脏的一切声响，又敲过了她身上的一切不响亮的或者响亮的部位以后，便从衣袋里取出一本红皮烫金的手册来。手册的内容是按字母次序排列的，他查过手册的通检表，照着次序揭开，然后写着：“诊察第六三四七号，——安……夫人，二十一岁。”

然后再把浴衣上的不同颜色的记载从头到脚都重查一遍，如同埃及学家认读象形文字，他把那些记载都抄在手册上。

他抄完了以后，说道：“完全可以放心，没有任何不正常的情况，只有点儿轻微的，很轻微的腺体分泌的毛病，也许洗上三十来次轻酸性的温泉浴就能痊愈，同时，在您每天午前喝三次矿泉水，每次半杯。其他就不需要了。我过四五天，再来看您。”随后，他站起来致礼，然后匆匆离开。这举动使大家都吃了一惊。这种匆匆作别，正是他的派头、他的与众不同、他的独有特征，他认为这样的作别是很好的举止，尤其可以使他的病人得到深刻的印象。

安泰马夫人跑到镜子跟前看看自己，随即她因一种活泼稚子的欢笑，全身都摇晃起来。

“哈！他们真有趣，他们真稀奇古怪！说呀，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我马上要会他！维勒^①，您去替我找来呀！应当还有第三个，我想见他。”

丈夫懵了，问道：

“什么，第三个，第三个什么？”

侯爵不得不解释一下，同时表示歉意，看来他有点害怕他的女婿。他说潘恩菲医生曾经来看他本人，他便带着医生来过吉杜英这儿，他想要了解医生的看法，因为他觉得这个老医生有经验，

^① 维勒是维林的昵称。

是本地的医生，温泉也是他发现的。安泰马耸一耸肩，他肯定只有拿多恩医生可以治疗他的妻子，这使得侯爵焦急起来，马上想到该如何补救，不至使那个容易动怒的潘恩菲医生感到不快。

吉杜英问道：“宫特朗可在这儿？”这个宫特朗是她的哥哥。

她父亲回答：

“在这儿，他已经来了四天；跟着他一块来的，还有他一个朋友，就是他常常提到的波尔·布莱迪尼，现在他俩正一块儿在沃维尔尼省里周游。他俩都是从塔尔山和菩尔布勒那边来的，下星期六，他们再动身到冈达尔去。”

他问吉杜英，她昨天乘火车劳累了一宿，现在是不是想在午饭前休息一下；她说，她昨晚在卧铺上睡得很好，所以她此刻只要花一小时去梳妆，然后想去参观安华尔镇和浴室。

她的父亲和她的丈夫都回到各自的房里，等着她梳妆完毕。

不久她梳妆完了，他们一同下坡了。一看见安华尔镇，她便感到兴奋，该镇建在森林和幽深的小山谷中央，山谷四周被一排排高得像小山一样的栗树包围。无论站在哪儿，在住宅的门前在院子里以及在街上，都看得见栗树，那是三四百年来随着自然的生长而繁茂的，而且到处是泉眼，都在一块竖立的黑石头上凿出一个小孔，一道清泉从中喷出再形成弧线落在一个水槽里。一股新鲜的畜舍气息在浓密的绿荫下弥漫。一些沃维尔尼女人，有的在街上慢慢地走，有的站在自己的住宅外边，用活泛的指头纺着黑毛线，纺锤杆子插在腰里。她们的短裙遮不住套着蓝袜子的干瘦踝骨，她们的上衣没有袖子又仿佛没有肩部，只用一种像背带似的东西挂在肩上，这样，粗布衬衣的短袖子就亮在外边，露出两条干瘪的胳膊和两只瘦筋筋的手。

忽地，在这几位散步的人前面，传过来一种跳跳荡荡的古怪音乐。那几乎就是一架声音微弱的手风琴，还是一架用破了的、发

音急促的、有毛病的手风琴

吉杜英嚷着问：

“这是什么？”

她父亲笑起来了：

“这是安华尔娱乐厅里的乐队。他们一共四个人，造成这样一种噪响。”

他带着她去看一张贴在一个农庄角儿上的红纸黑字的广告：

华尔娱乐厅

七月六日星期六——大演奏会。

主持人：玛尔退纳先生，巴黎国家奥迪茵剧场演员。

组织人：名作曲家逊南德里先生，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第二名大奖获得者。

钢琴师：舍维勒先生，巴黎国立音乐学院优等奖状获得者。

笛师：洛瓦诺先生，巴黎国立音乐学院奖状获得者。

低音大提琴师：尼戈迪先生，比京皇家音乐学会奖状获得者。

大演奏会完毕后，名剧大表演：

《林中的迷路者》（独幕喜剧）

编剧者：卜安迭先生。

剧中人扮演者姓名出身

拉班德……码尔退纳……巴黎国家奥迪茵剧场。

莱佛叶……贝地尼维尔……巴黎滑稽剧场。

冉安……洛巴莫……凡尔多市大剧场。

斐丽比……沃迪兰小姐……巴黎国家奥迪茵剧场。

表演中，乐队仍由名作曲家逊南德里先生指挥。

吉杜英很大声地念了一遍，她笑了，露出很奇怪的表情。她

父亲接着道：“哦！你一定会觉得他们挺有趣。去看看罢。”

他们转身向右，来到了风景区里。只见浴客们庄重而缓慢地在那三条小路上散步，喝过矿泉水就离开了。有几个人坐在长凳上，用他们的手杖或者阳伞，在沙子上划拉着好些线条。他们不说话，仿佛什么也不想，只是勉强生存，由于温泉地的烦闷而感到麻木瘫痪。唯有乐队的古怪声音在温和宁静的空气中跳跳荡荡，不知道从哪儿来，也不知道是怎样奏出来的，它从树荫下面掠过来，好像要使这些忧郁的行路者放松一下。

有人叫着“吉杜英！”她回头一望，原来是她的哥哥。他向她跑过来吻她，又和安泰马握手，然后他挽着他妹妹的胳膊，把她带开，让他的父亲和妹夫落在后面。

他兄妹俩谈着话。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大孩子，像他妹妹一样爱笑，像他父亲一样没有主见，对大事过眼就忘，却总记得向他人来个千把法郎上下的小借款。

“我先头以为你还没有起床，”宫特朗说，“不然的话，我早来看你了。而且波尔今天早上带着我到圣诞弼楼村的古堡去游玩。”

“波尔是谁？哦，对了，你的朋友！”

“波尔·布莱迪尼。真的，你不认识。他现在正在沐浴。”

“他生了病？”

“没有。不过他同样需要治疗。他最近害了恋爱病。”

“所以为了恢复原状，他现在去洗轻酸性的温泉浴，那是叫做‘轻酸性’的，可对？”

“是的。我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哈！他曾经伤透了心。他是一个激烈的、可怕的孩子，几乎没了命。他曾经也想杀掉她。那是一个女演员，一个有名的女演员。他发疯似地爱上了她，她呢，当然对他并不忠实，于是酝酿成了可怕的悲剧。因此，我带着他来了。眼下，他的心情好多了，只是他还丢不下那个念头。”

刚才，她还是微笑的；此刻，她变得严肃了，说道：

“将来看见他，我想会觉得有趣。”

但是，对她说来，“爱情”这两个字并不意味着什么了不起。她有时也想到过爱情，如同一个穷人想着一串珍珠项链，想着一圈金刚钻发卡圆梳一样，对于这种可能的但也是遥远的东西抱着一种企望。她是根据在无聊时读过的几本小说来想象爱情的，对它并不十分重视。她生性是乐观的、安静的和知足的，因此她从来不大有什么梦想；并且，尽管结婚已经两年半之久，她依然没有从天真少女们生活着的那种酣睡中苏醒过来，依然没有从那种在某些女人的心灵和思想以及一切官能上至死不醒的酣睡中苏醒过来。所以在吉社英眼里人生是简单的和善意的，并没有甚么错杂和纠纷；她从没有探索过其中的意义和因果。她活着，睡着，笑着，讲究地修饰自己，她是知足的！她还能有什么更多的要求呢？

从前当有人把安泰马介绍给她做未婚夫的时候，她开始是拒绝的，听说要做一个犹太人的妻子，她心里感到一种童稚式的愤怒。她父亲和阿哥都同情她的厌恶，和她一致以断然的拒绝作了答复。安泰马失踪了，装死人了；但是，在三个月之后，他借了两万以上的金法郎给宫特朗；侯爵又为了另外若干理由开始改变了意见。首先从根本上来讲，他遇着有人坚持的时候，他私心巴望省事，历来是让步的。所以他女儿评价过他：“哦！爸爸从来是糊里糊涂的。”那是事实。没有见解，没有信仰，只有随时起变化的感觉。有时候，他以一种暂时的和诗意的狂热，依附于他本阶级的陈旧传统，指望有一个国王，而且这国王必须是聪明的，自由主义的，开明的，能够跟着时代前进的；有时候，他读过了密史莱的或某个民主思想家的一本著作以后，又孜孜于人类平等，孜孜于现代思想，孜孜于贫穷痛苦受压迫者的种种翻身的要求。他什么都相信，但相信的对象却因时而异。他有一个老友方伊加东

夫人，她和好多犹太人有来往，因此她指望促成吉杜英和安泰马的婚姻，她准备对侯爵开导的时候，自然知道用哪些理由可以说服他。

他对他指出，犹太民族已经到了复仇的时期，以前，犹太人们正像大革命以前的法国人民一样是被压迫的民族，而现在，将要用黄金的势力压倒其他民族了。侯爵固然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他深信，所谓上帝不过是一种具有立法作用的概念，比那些简单的“正义”概念更适合于保护世上的笨人、无知的人和生来胆小的人，因此他对各种宗教教条都抱着一视同仁的敬佩态度；并把孔夫子、穆罕默德和基督耶稣混为一谈，对他们表示同等的诚实与尊敬。因此，在他看来基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件事实，简直不是一件原始的罪恶而是一次政治上的大失策。所以局外人只须三五个星期，就能够使侯爵同情在世上各处都受迫害的犹太人，并对他们那种内在的、无休止的、万能的工作大加赞美。于是他突然对他们的辉煌胜利另眼相看，认为那是他们经过长期屈辱应该得到的公平补偿。他看见他们正统治着那些身为百姓主子的国王们，支持王位或者听其崩溃，能够叫一个国家像一家酒店那么垮台；他想象那些沦落为卑微的王公们之前都趾高气扬，把他们恶浊的黄金扔到那些最信仰天主教的统治者的半开着的宝库里，而换来了贵族的头衔和铁路建筑的特别许可证。

于是，他同意维林·安泰马和吉杜英·洛费莱的婚姻了。

至于吉杜英，她又受着伊加东夫人的不动声色的压力；这女人本是她母亲生前的朋友，在侯爵夫人死了以后，她变成了吉杜英的亲昵导师，这个导师的压力和父亲的压力并合在一块儿，再加上哥哥自私自利的漠然态度，终于也同意嫁这个很有钱的胖小子了——尽管他并不丑陋，可她并不十分喜欢他；她同意嫁给他，也如同她可以答应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地方避暑一样。